

近万山民下太行

新华社太原4月28日电(记者王劲玉、解园)对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贫困地区,易地搬迁是解决贫困的不二选择。

记者近日在山西省榆社县了解到,近万名太行山深处的山里人走出了荒凉的大山,搬进生活要素齐全的城镇。拔穷根、进工厂、资本再上山,榆社县走出了脱贫、致富、乡村振兴的三部曲。

下山,到城里去

61岁的赵建青终于告别祖祖辈辈蜗居的又黑又矮的土窑洞,搬进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新房子。她说,刚搬进来的头几天,屋内屋外转个不停,高兴得睡不着觉。

赵建青过去住在榆社县胡子沟村,这里到县城需要翻过好几座大山。在这条闭塞的穷山沟里,她一过就是40多年。为了让两个孩子开始外出打工,在城里四处租房住。

去年,赵建青搬进了城里建在繁华路段上的惠民家园移民小区,脸庞黝黑的她成了城里的新市民。

“想也没想过能从山沟沟里搬出来。”赵建青逢人便这么讲,“吃水不用挑,取暖不砍柴,病了痛了出门走两步就是医院,这样的日子打卦算命也没想到。”

县扶贫办主任郝亚峰说,县里移民搬迁共惠及9614人,有68个散落在太行山深处的村子整体搬迁出来,入住到9个移民小区。这些建在城乡最好地段的小区都成立了移民新区综合服务中心,配套了购物、公交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服务,使移民户一步融入城里生活。

在文峰敬老院里,一位护士正在为63岁的五保户胡柱岗测量血压。“吃饭、吃药、上厕所都有专人照顾,谁能想到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汉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”胡柱岗说。

敬老院院长王建波说,102名在易地扶贫搬迁中下山的孤寡老人被集中安顿在这里,他们中有90名是老光棍。县里安排县中医院集中托养养老院后,这些老人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,“像这样的敬老院我们县有2所。”

进厂,去做工赚钱

惠民家园门口的扶贫工厂山西森宏服饰有限公司内,40岁的李艳霞正在熟练地缝纫一件橘红色的运动衣。在她身后,100多名员工也在紧锣密鼓地赶制一批发往阿联酋的衣物。

“花2万元就住上城里64平方米的楼房,政府还给我解决了工作,一年下来能挣两万多。”李艳霞高兴地说,仅自己挣的钱就超过下山前家里一年的全部收入。

“公司目前吸纳了300人就业,包括180余名贫困农民,每人每月平均收入2000元左右。”森宏公司负责人黄建国说,复工以来,订单源源不断,一度出现“工作等人”的情况,“经营状况很好,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将突破2000万元,成为榆社县最大的扶贫车间。”

为了让搬迁户“稳得住”,榆社县县长韩军说,政府出资8000余万元盖起3.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,撬动了1600余万元的社会资本,建成投用东汇扶贫产业园及6个扶贫车间,为搬迁群众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。

除了提供“前厂后院”的就业便利,针对老年人、居家妇女等无法外出打工群体,政府“送业上门”,发展气球加工、纸箱粘合等简易型产业,让群众享受到“家中就业”。

“白天要照顾孙子,趁晚上有空串一会儿气球,啥也不耽误,一个月能挣好几百。”52岁的韩九英说,几个月下来自己悄悄攒了2000元帮助家里买了冰箱,全家人都不敢相信。

易地扶贫搬迁后,榆社县通过搭建多层次就业平台,贫困群众实现了从“就业无门”向“择岗就业”的转变。2019年,全县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人口增长117%,收入水平大幅提高,工资性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一半。

返乡,带项目回村

48岁的田贵娃今年可谓“双喜临门”,不仅脱了贫,还娶到了媳妇。“过去家里有老人,有负担,不能出去打工,就这么没出息了几十年。现在有了正经营生,也有人愿意嫁了。”田贵娃说。

田贵娃是榆社县段家庄村人,他所在的村子几十年没娶过媳妇。自从易地扶贫搬迁开始后,村里开始响起了结婚喜庆的唢呐声。

田贵娃住在城里,但他的新产业在山上的村子里。“村里还留着生产用房,土地大部分流转出去搞了光伏,还建了一个养鸡场,田贵娃靠旧村落的土地复垦,当起了老板。”村主任张建光说。

榆社县先将68个移民村复垦的2000亩土地,通过土地增减挂钩、易地交易,获得了“拔穷根”的后续资金;又将复垦耕地与原有非承包耕地连片打包整合,引进项目,加快流转入市,使得旧村收益不减少、新村收入有增加。

农民下山,项目上山,昔日“穷山恶水”的贫困村现在成了创业转型的“后花园”。

榆社县委书记张英杰说,目前榆社县68个移民村的旧房破窑已全部拆除复垦,其中整村流转11个村,带着项目上山兴业的有30多个村,并引入了多家省内外大型企业。传统农业转型升级,中药规模种植园、现代养殖园、全县农业有机旱作园纷纷上山扎根。全县农业朝着高品质、现代化方向迈进,脱贫攻坚筑根基固本,为乡村振兴开局布阵。

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8日电(记者高晗、董亚雷、贺占军)“少于15只羊的牧民,进行联牧代牧行不行?”

“15只标准太低,建议30只以下的牧民全部联牧代牧!”

4月,在距北京4000多公里的帕米尔高原,腰线以上依然被冰雪覆盖。在山脚下的红新村,大家围绕“羊的联牧代牧”议题展开热烈讨论。

近3万头牲畜、28万亩草场是新疆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红新村的主要“家底”。长期以来,帕米尔高原上的柯尔克孜族牧民主要以放牧为生,羊自然是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羊既然不是小事,那关于“羊的联牧代牧”讨论在村里就是件大事。

2012年以来,红新村牧民从高原陆续搬下山定居,2018年底全村实现脱贫。

从山上搬下来,过新日子不能走老路。如何让牧民变身“甩手羊倌”又不耽误发“羊”财?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“访民情、惠民生、聚民心”驻村工作队干部和当地村干部谋划联牧代牧,让家中不足15只羊的牧民联合放牧或由别人代牧,既能坐享收益,解放出的劳动力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,增加致富渠道。

于是,在一次由驻村干部、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村委会议上,“羊的联牧代牧”成为主要议题之一。

“联牧代牧数量定为15只行不行,标准会不会有点高?长期与羊为伍的牧民,过不惯‘无羊’的日子咋办?”驻村工作队队长、第一书记贾尔恒·阿哈提有些拿不准。

出乎意料的是,通过联牧代牧解放劳动力、增加收入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全票通过,牧民代表还特意提出“15只羊”的标准太低。

“要想有利润,必须高效养羊,集中养殖才是出路。”56岁的“羊痴”库尔班艾力·吉拉力是一名已有28年党龄的老党员,也是当天参会的村民代表之一,对乡亲们脱贫致富有着自己的盘算,“少于30只羊的牧民都可以采用联牧代牧方式,否则不仅没有效益,一家人每天还要跟着羊跑。”

作为一名“职业羊倌”,库尔班艾力·吉拉力坦言“30只”的标准是自己几十年牧羊总结出的经验。

他的提议得到与会人员一致赞同。原有10户的羊,由2户来代养,不仅养羊的人赚了钱,其他人通过务工等渠道,收入也增加了。

“目前,全村有33户牧民的羊少于30只,联牧代牧方案得到了牧民们的认可。”贾尔恒·阿哈提说:“牧民定居脱贫后,很多人有了自己的发展想法,愿意致富的劲头很足,我们真为大家这股精气神高兴。”

今年,红新村计划建设5000平方米集中养殖的羊圈,部分将用于联牧代牧,以进一步实现传统畜牧业与现代畜牧业有效结合。



秦岭深处的“90后”美女“猪倌”

- 1 直播完,周红珍清唱一首山歌(4月26日摄)。
2 周红珍在山坡上直播,解答粉丝们的咨询(4月27日摄)。
3 周红珍(右)由哥哥周红山配合,给猪崽打疫苗(4月27日摄)。
4 周红珍(左)和嫂子郭艳艳一起给客户打包寄腊肉(4月27日摄)。
5 周红珍用蒸熟的腊肉招待慕名而来的客人(4月27日摄)。
6 4月28日,周红珍(右)与哥哥一起赶着母猪和猪崽上山。



在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东湾村,有一名“90后”女孩周红珍,用最传统的散养方法,发展黑土猪养殖,通过直播加网店销售的方式,闯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致富之路。

周红珍家境困难,大学没有上完就自己摆地摊,开小饭店、学美容。2016年,无意中了解到黑猪生态养殖,经过一番考察,她舍弃了在西安的工作,回到老家发展。

保安镇东湾村,林坡资源丰富,远离人口密集区域,是生态养殖的好地方。周红珍用4万元积蓄,从外地购买了50余头猪崽,开始养猪。因为没有经验,猪崽不到2个月全部死光,周红珍欲哭无泪。经过多方求救,得知是外地品种不适合山区气候所致,她及时调整养殖策略,向亲朋筹钱50余万元,购买种猪,修建圈舍,并通过网络学习养殖技术,尝试着繁殖猪崽。为了降低成本,从圈舍消毒、打扫卫生、山坡放养、打疫苗,甚至是深夜接生,都是她和父亲、哥嫂等家人完成,自己也成了一名“兽医”。

为了让顾客全面了解传统散养土猪的情况,周红珍每天按时直播,展示土猪的饲养环境和生长情况。2018年底,第一批饲养的猪崽出栏,在网络上销售一空。如今,她的养殖事业集繁育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,并注册了“秦岭野丫头”品牌,受到消费者青睐,新鲜土猪肉及腊肉销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。

周红珍的黑土猪养殖基地,从当初的50头已经发展到现年存栏1200头、年出栏300头,实现年利润80余万元。不仅自家走上富裕之路,周红珍还带动了本村3个贫困户摆脱了贫困。

新华社记者陶明摄影报道



“村子里娶媳妇都容易多了”

河北阜平易地搬迁小区见闻

家四口。”去年底,他们一家和其他村民一起搬进平阳县这个集中安置点,住进了一套125平方米、四室两厅的房子。“现在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,我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一个月也能挣2000多元。”

手工业扶贫车间项目,是2019年度京冀扶贫协作项目之一,总投资2000万元,其中京冀扶贫协作资金1800万元,用于9个车间的建设,生产箱包、手工艺品等,平阳县的这个厂房属于9个扶贫车间之一。“手工业已经成为全县六大支柱产业之一,带动就业1万多人。”阜平县委书记刘靖说。

周李红拉着记者去看她家的新房子。走进客厅,大沙发、液晶电视、双开门冰箱等家电家具一应俱全,阳台上、客厅里,摆放着10多盆植物,有的花开正艳,整个房间充满生机……

“当初搬进来是什么感受?”

“有些吃惊,不敢相信!”周李红又羞涩地一笑,极其简洁地回答。

她和公公、丈夫还有两个孩子,一家五口人,原来住在黄岸村的三间土坯房里,“漏风不保暖,冬天冷得站不住。”她说,现在的房子有暖气,这个冬天过得很暖和。

数据显示,通过易地扶贫搬迁,阜平已有超过5万人搬入新房子。“两个孩子都在家门口上学,一个上小学,走路5分钟就能到,一个上幼儿园,也很方便。”周李红说。

眼看着日子越过越红火,但一场疫情突如其来。3月初,因缺少原材料等,9个扶贫车间的生产受到很大影响,复工率很低。

“当时是真着急,不能看着刚刚脱贫的群众因为疫情断了收入。”北京市挂职干部、保定市副市长李强说,“从做好防疫工作到解决原材料供应难,再到找订单,所有来自北京的挂职干部都动了起来。”

如今,当地扶贫车间的复工率已达100%,不少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又在家门口重新“开了工”,有了收入。

“以前黄岸村穷得叮当响,村里人想娶个媳妇都难。”周李红笑着说,“现在家门口有工作,加上国家给的大房子,村子里的男人娶媳妇都容易多了!”

“易地搬迁后,真的还有40多岁的‘光棍’娶上媳妇了!”黄岸村村支书段立辉接过话茬说。

在她家待了一会,还没有见到周李红丈夫,记者忍不住问:“老公去哪了?”

“去别的村学养殖了。”

“养啥?”

“养牛。”

“以后还有什么希望?”离开时,记者又问她。

“就是带好孩子,搞一些养殖,把日子过好!”周李红说。